

冬声起

□ 张金剛

枯叶飘尽，铺满树脚，擦着地翻卷纷飞，全裸的枝条倔强地在寒风中打着呼哨，四下摇摆。

与之相和的，是那泛黄的窗纸在“呼啦呼啦”喘息，灶台上的锅盖瓢勺“叮叮咣咣”乱敲；细窄的窗缝灌入利刃般“嗖嗖”的风，狰狞得不可一世，裹紧衣领袖口的人们喊着“冻死了”匆匆归家，“咚”地关门，堵了孔缝，猫起冬来……

我的印象中，冬天往往是在惨人的风声中忽然来的，将人打个措手不及。继而，整个世界肃静下来。却因没了繁叶遮挡，村子的“传声系统”空前通透，冬声愈加突显、真切，在耳畔悠悠回响数十载。

密集嘹亮的鸡鸣划破黎明的沉静，唤醒红红的朝阳哆哆嗦嗦爬上山冈，掠过树梢，趴在窗棂，催着赖床的人们“吱呀呀”开门，惊着院里早起啄食的鸡们、鸟雀们，欢叫着“扑棱棱”跑远、飞走。

孩子们对寒冷并不敏感，确切地说的是不惧怕。被母亲拽到跟前，连哄带骗地今天套件绒衣，明天套件毛衣，后天套件棉袄，手套、耳帽、围巾一样不能少，直至包裹得像块面包，在村里企鹅般摇摇晃晃，绒球般滚来滚去，从早到晚没个消停，所有街巷注满“叽叽喳喳”。

最喜是下了雪。听父亲挥动扫帚扫开一条雪路，我已翻身穿衣起床，寻同样兴奋的小伙伴儿一起奔向雪村、雪野。白茫茫的大地上，滚动着色彩耀眼的男孩儿、女孩儿，“咯吱咯吱”踩出散乱的小脚印儿，片块堆起俏皮的雪人。或者摇落一树积雪，“哗”，来不及躲闪的，瞬时成了“雪人”，哭爹喊娘地蹦跳着，扭动着，拍打着，笑声如雪花般纷扬。

有孩子闹腾，村子便热腾腾的。打雪仗、捉迷藏、踢毽子、跳绳、挤腰、撞拐……游戏“动起来”，浑身“燥起来”，丝丝“白烟儿”伴着此起彼伏的畅快呼吸，在汗津津的额头、脖颈、掌心弥散，逗引得那些蜷缩在墙根儿晒太阳、打扑克的大人们也跟着呐喊鼓劲，或参与其中，乐和乐和。

这边喊声山响，那边母亲也扯着嗓子喊：“大毛、二毛，回家吃饭喽！”这边不理不顾，那边立即尖声厉骂地怒斥：“赶紧给我滚回来，再不回，我拧死你！”这才哄吵着四散而去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片刻，免不了一场“鬼哭狼嚎”。

冬愈寒，与火靠得愈近。

夜晚放学路上，眯着没人，使个大胆儿，抱一捆攢在路边的玉米秸秆，点燃在空旷的地块中央。通红的火苗挟着火星儿“呼呼”窜在夜空，一团暖流催我们欢腾跳跃，手脸、腿脚、前胸、后背，都要烤到，“毕毕剥剥”的爆燃声是节奏明快的伴奏。待火渐熄，覆了沙土，温暖登程，洒下一路“喀嚓”的脚步声、欢快的说笑声，一时搅动冬夜，又立时恢复肃寂。

一向讨厌烧火的我，也变得乖巧起来，替下母亲，敲起灶门，纵有青烟呛得咳嗽流泪，也表现得格外坚强。慢慢，玉米棒、枯树枝、劈柴瓣、白茅草、芝麻秆、烂树叶……一切可燃柴都烧得倍儿溜，风箱“呱嗒呱嗒”送来风，柴草“呼呼咪咪”燃得欢，直烧得小炒儿“噼啦噼啦”、炖菜“咕嘟咕嘟”，配以欢快温馨的锅碗瓢盆交响曲，厨房香香的，家人暖暖的。

更多时光，是抱着火炉度过的。炉中煤燃得正旺，煤炉与烟筒搭成的风道，引着红的蓝的火焰“呼呼”穿过，烤得小屋暖洋洋的。炉口儿炕了一圈儿花生、瓜子、红薯、土豆，随着细细的“叭叭”声、“滋滋”声响起，缕缕香味儿飘散开来。我停下“沙沙”疾写的作业，母亲停下“咻咻”纳着的鞋垫，父亲停下“哗啦”拧着的玉米，凑到炉边尽情享受这寒冬里喷香的小零嘴儿。吃罢，壶中水正当其时地开了，“嘶嘶嘶”翻滚着，水汽顶着壶盖儿“哒哒哒”跳动，鼓着壶哨“吱儿吱儿”长鸣，我们倒杯水，继续安静地各忙各的……

关灯，无边的黑暗与袭来的寒意，将我死死摁在被窝里不敢动弹，听着或远或近的声音犬吠、窸窣窸窣的老鼠打架，默背着课文、单词，不知何时沉沉睡去，直至被鸡鸣唤醒。

村庄愈发热闹起来，是由一声凄厉的猪叫作为序曲的。于是，忙年开始。

辛辛苦苦一年喂到肥硕的黑猪白猪们，是农人的希望与欢乐。屠夫提前预约，请至家中，好烟好酒好招待。男人们七手八脚地抻头、拽腿，抬身，将猪摁到桌面上。声声嚎叫激起男人的力气，却惹得女主人躲在屋里低声抽泣，抹眼泪，与猪有了感情，不忍看。孩子们却不管这有多残忍、多血腥，都盼着一刀下去，猪嚎渐渐息声，将猪开膛、肢解、切块、剁碎，红烧、卤煮、拌馅、腌制，变成一年的美味。

说是冬闲，可为了全家人的吃食，大都闲不住。村里的几盘石碾，总是忙忙碌碌，一日接一日排满了档期。“吱吱呀呀”推动碾碌，先碾后罗，加工出细麸的各种面，再做出各种美食。间或，推动石磨，磨出豆糊，做豆腐，再炸豆腐，腌豆腐。其间，朗声说着天下大事、家长里短，或听着评书、歌曲、小戏，劳作声、谈笑声在村庄里飘荡洋溢。

稀稀拉拉的小炮儿声，是孩子们一个一个拆散鞭炮，揣在兜里，俭省着燃放，以表达快要过年的欢愉。同时，也迎接外出的“打工人们”陆续返乡，用略带外地腔调的快言快语，给我们讲着外面的花花世界。待鞭炮如雨点鼓点般密集起来时，便是除夕到了，年也到了。这炸响夹着欢声笑语，响彻村庄，响彻山谷，直至元宵戛然而止，迎来又一个“耕牛遍地走”的新春。

当沁心的冬声在耳畔再次响起时，我故乡的村庄已迈入又一个冬季。在已铺了柏油路、水泥路的村里溜达，除了零星几声老人的咳嗽、汽车的鸣笛、母鸡的“咯嗒”，静得出奇，静得让我心碎。刺骨的寒风吹刮了数十年，将我吹至中年，也将昔日故乡满是烟火味儿的冬声一点点吹进岁月深处，直至吹散吹净，无法听到。

冬声起处是吾乡！在车水马龙，人声喧嚷的城市生活久了，愈发想回村里转转，让儿时、少年的冬声记忆，在那里共鸣回响。

冬声起，情切切，我已心归故乡！

真是什么时节开什么花。刚进入腊月，小院东墙角那株挺拔的蜡梅似接了一道神秘的“指令”，前几日还是满枝的花蕾，忽然间全部绽放，开出朵朵晶莹剔透的淡黄色的花。

它很守时。十多年了，到时就开，年年如此。

花一开，就不断地吐出淡雅的幽香，静悄悄地在空气中弥漫，芬芳着，一点也不张扬。

小院里的那株蜡梅，紧挨着窗。花开后，我每天早晨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窗户，放花香进屋，不一会，整栋屋子，楼上楼下，就有了淡淡清香，也有了春的气息。

可以下个定论，在植物的大家族中，蜡梅是与众不同的。别的不说，单凭它不畏严寒独自盛开，就值得称道。想想也是，在寒风凛冽、万物凋零的冬日里，忽有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，且露着色彩，带着香气，会使人感受到一种精神、一种力量，觉着寒寂里起了暖意，失落中见了希望。

有一年，酒后，月色溶溶。我趁着酒兴，披着寒光，弱弱问着月色下的鹅黄色的花朵：你到月底姓“蜡”还是姓“腊”？

你说，我本姓黄，名梅，最早的时候人家都叫我黄梅，因为我的花色是黄色的。

噢，是这样的。探寻下去，我逐渐明白，你不是蜡梅，也不是梅花。

你是蜡梅科蜡梅属的落叶灌木植物，而梅花呢，则是蔷薇科李属的小乔

蜡梅花开

□ 云开宝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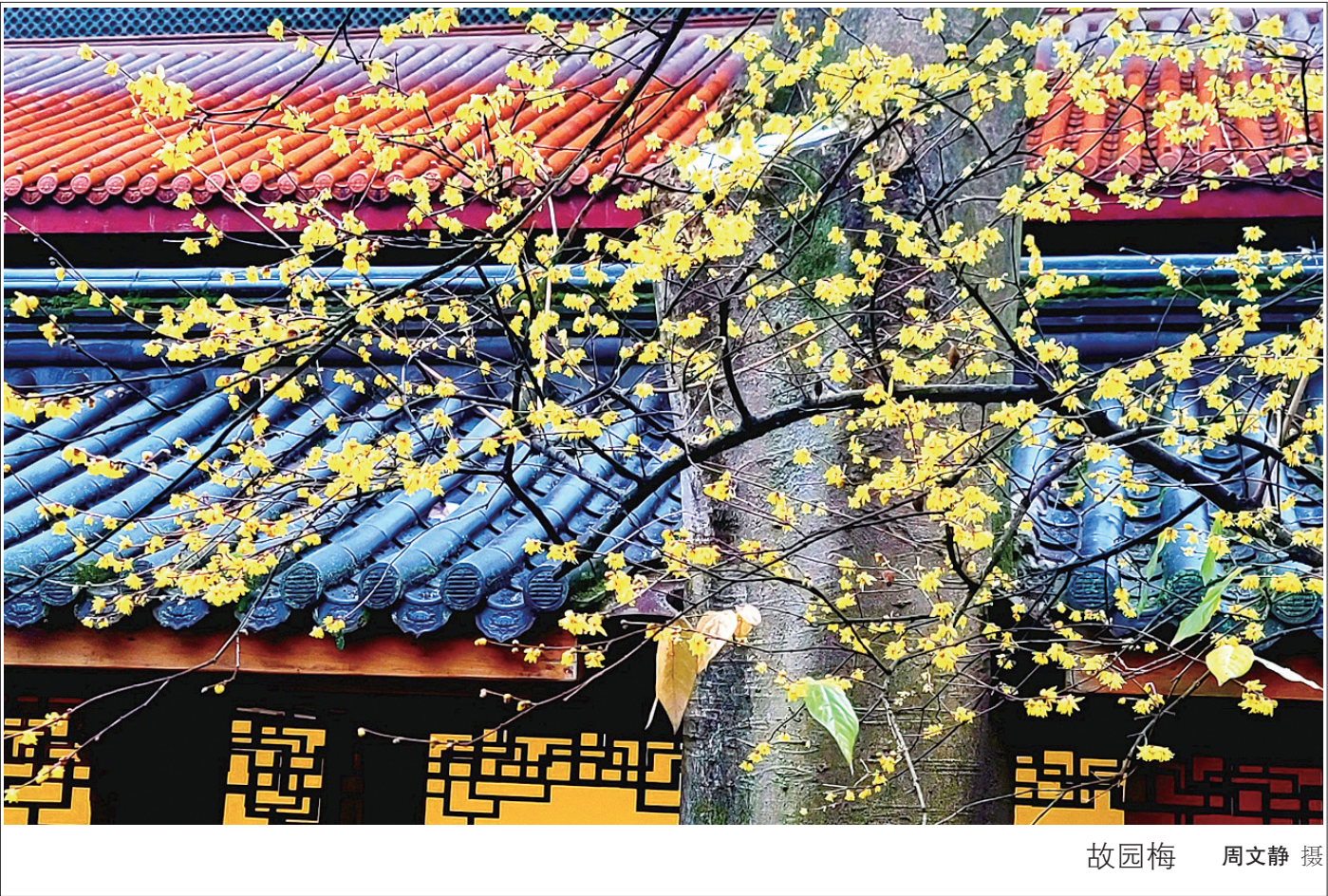
木植物。你俩之间，如同土豆和苹果，说起来都是植物界的成员，但本质上却是天差地别。

因你生长在农历腊月，所以我们很多人都管你叫“腊梅”。其实，我们都叫错了，且叫错了数十年。你真正的名字叫“蜡梅”，对，蜡梅，蜡烛的蜡。这名，源于你的外貌特征，你的花瓣色似蜜蜡，摸起来的质感如捻蜡一样，故学名蜡梅。不过，你开在腊月，大家叫你腊梅，约定俗成，似乎也无大错。

我倒是觉着，你到底是姓“蜡”还是姓“腊”，这并不重要；是属梅科还是李科，也无碍大局。你就是你，寒冬里的蜡梅，一枝，几株，数棵，凌寒绽放，默吐幽芳，示出你独特的气质和风骨，正如古人所赞：不要人夸好颜色，但留清气满乾坤。

你的香气，是淡淡的、幽幽的，是一种无声无息地在飞、在飘、在流动的香。王安石说你是“为有暗香来”，林逋说你是“暗香浮动”，钱萑生说你是“清香小院前”，黄庭坚说你是“江上清香隔水闻”。我曾试过，你的香气，只可远闻，不可近嗅，离你愈近愈没感觉，往往是不经意间，闻香而不见花，但这香特别，一闻就很熟悉。这或许正是蜡梅的低调之处。

若说雪落在雪里，算是回到了故乡，那雪落在蜡梅的枝干上，应是找到了亲密伴侣。雪梅，雪梅，雪与梅，是人间最美的绝配，是冬日里最赏心悦目的诗画。梅是雪的诗，雪是梅的画。



故园梅 周文静 摄

做有情怀的人

□ 陈炳林

事，志存高远，方能登峰造极。

人生情怀，浸润自修的笃定。情怀有人格魅力，谦逊仁爱明礼厚德，顺天敬人执中守正。

情怀是与生俱来的品德修养，有着丰富的底蕴。情怀亦是精神，乃情感、意志、心理、意识的综合呈现，自觉性、能动性是其鲜明特点。时代发展、民族进步、国家强盛，离不开精神的力量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，情怀的灵魂精神，给予人物质之外的支持。一个集体，一个团队，得益其律动的生命魂魄，才富于生机活力。

有情怀的人，必定守信用讲信誉。商无信不富，人无信不立。信誉，是两军交战不失来使的信用，更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失信终至身死国亡的教训。讲信誉首先要信自己，有主见地判断思考做自己，不被波逐流入云亦云，更不可劣币驱逐良币错误悖序。行事处世，战术上重视，战略上藐视。坚信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正是：人生如果没有退路，就勇敢地往前走。

情怀是共情博爱，更是爱己及人的。自爱，是对生命本真的尊重。人不自爱，何求别人予爱。爱人还要乐于助人，敬重生命尊敬他人是基本德行素质。不随意打击，不轻言放弃。打死坏人消灭一个生命很容易，而改造一个坏人使其向好向善，适应逆境，是无上功德，善莫大焉。敬人者人恒敬，助人者亦自助。与有缘者结缘，与无缘者擦肩而过。仁者爱人。送你一盏灯，愿不愿点亮在于你。有时回应微信朋友发送的一则则视频信息，是起码的礼貌尊重。若互动引发共鸣，产生共情，亦是一次沟通心灵启发教益的叠加过程。

人生情怀，展现决定的从容。人生前半场做加法，数十载磨砺风雨兼程，奋斗拼搏展凌云志；人生后半场做减法，世事

有雪无梅不精神，有梅无雪俗了人。都说你做霜斗雪，也有说你梅雪争春，其实这是对你的误解，或是一种片面的认知。你和雪，既无“斗”，亦无“争”，你们相互映衬，相互成就。你是一段香，它是三分白，一个雅洁，一个清新，在寒冷季节构成动人的景致，带来超凡脱俗的意境。

你凌寒而开，香自苦寒，却花叶不相见。你未开时，枝繁叶茂，花开之时枝干枯瘦，叶已全部落下，在地上铺着，似厚厚的棉被，温暖着你，然后再渐渐融入泥土，化作肥料，滋养着你，同时蓄足着力，等待着春天的来临。就这样，一年又一年，你登场、叶子谢幕，叶子亮相、你全身而退，生生相逐，虽不相见，却心有灵犀。

古往今来，你是诗词里的主角，是书画中的贵客，字字句句皆是对你的欣赏，一笔一画都是对你品质和精神的称颂。写你的众多诗词歌赋中，尤喜毛泽东主席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。这首词，一反传统文人写梅的套路，彻底抛弃了寒梅孤独、寂寞的基调，写的积极、乐观、向上，既与陆游的咏梅“反其意而用之”，又比一众文人单纯的“咏梅”高了几层境界。

不愧是一代伟人。我怀着崇敬之心，吟诵起毛主席的这首著名咏梅词：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

闻捷路

□ 赵才才

这本是一条江南平凡的乡村小路
却因为一个人的名字闪闪发光
他曾是新中国诗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
他的诗歌曾经传遍祖国的大街小巷

他曾在这里放飞童心
他曾在这里背着书包上小学堂
他曾在这里走向南京煤矿学徒
他曾从这里出发奔赴革命圣地延安

路旁曾有他眷恋的老屋
路旁曾有他童年采摘的花香
后来探亲，他曾抱着小女儿追逐花蝴蝶
田野里的油菜花像金色的海洋

乡亲们记得，那年他重回故乡体验生活
在县党代会上他诗意的发言久久回响：
“跋山涉水的游子，心中最爱的是家乡
我将借用长江那磅礴的气势
为她的胜利放声歌唱”……

春回大地，他的歌声又响彻大江南北
苹果树下，新疆儿女依旧深情地朗诵他的诗章
他未写完的长江万里
仍然激荡着家乡父老的心房

如今闻捷路越走越宽广
参观的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
这是一条新农村的文化之路
是家乡人集体抒写的振兴的诗行



城市的胃

□ 周建苗

一个人的胃，能装下一个城市，说的便是美食了。形形色色的菜肴，可口美味的小食，总让人留恋、迷离，住这条巷去，又再窜向那条街，闻着飘着的香气，想着一行走下去。

不同的城市，有着不同的口味，琳琅满目的美食，总有一些能够适合你的味蕾，能够紧紧地拴住一个人的胃，还有一颗心。

每一个城市，能够让人记住的，是一日三餐的美食。味觉，能够细细地揣摩着一个城市，它的胜迹、美景、市集、街道，它的热情、好客，热闹、繁华，还有藏在巷子深处的那些食肆，那些容颜、声音，慢慢地浮现出来。

济南，我馋着那儿的羊肉串、扣肉、四喜丸子、涮肥羊、馒头、扎啤等，把扎啤当水喝，将羊肉串吃成了文化，把扣肉、四喜丸子和干饭吃成了日常早餐，把内蒙古的肥羊吃成了当地的火锅品牌，还有用馒头喂胖一个外地人，便是这个城市的美食，禁不住那张馋着口。

眼前，仿佛出现了城郊的民居，那口飘着香气的锅，一块块用线绑着肥瘦相间的肉、四喜丸子、豆腐干等，在浓浓的秘制汤水中沸腾着，不用吃，从那院前停满的车辆，已感知着它的美味。

一碗干饭，放上一块扣肉、一个四喜丸子等，浇上一勺高汤，闻着香气，已是馋涎直流。扣肉，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还有那猪皮，软糯轻弹，入口顿化，散着特有的香气，也不知这炖肉，到底是怎样做出来的。

那儿的扣肉饭，是越吃越回味，吃了一回，还想再吃第二回。

烤羊肉串，也占尽了新疆烤串的风头，城郊街巷，到处都能找到吃的地方。

方桌、马扎、长条的烤炉，炭火燃起，香气弥漫，便能抓住人们的胃。他们从不同的角落，冒了出来，聚拢在一起，围着方桌，四下坐着，等待着一杯杯的扎啤端上，一盘盘的烤串递来，还冒着热气，味道独特，焦香、好吃，嚼着有味。再剥着一盘毛豆，来上一口扎啤，能往天上聊了。

济南的夜生活，我喜欢藏在街巷的小摊，一盘羊肉串、一杯扎啤，能喝得把昏红的灯光涂上了脸，也把世界侃成是自己的。

荆门，让我记得的是那儿的炭烤鱼、腊鱼、腊肉等，每次前往，少不了吃的。

像烧烤一样烤鱼，是那儿的特色。

一条草鱼，剖开，用调料腌制，夹上铁夹子，放在烤火上慢慢烤，直烤得焦黄芳香，再放入盘子，加入洋葱、海带、豆腐干等配菜，像吃火锅一样在炭火上炖。炖了的鱼，滋润、焦香，有着独特的口感，又吃着吸满汁水的配料，再来上一杯啤酒，味道绝妙。

腊肠，麻辣的口感，吃了浑身舒爽，微微出汗，和着米饭，能吃上好几碗，甚为过瘾，也弄不清到底是怎样做出来的，能有如此的味儿。

杭州，我喜欢那儿的外婆菜，听服务员说，这是当地最大的“鸡”菜。

外婆，关联着不少人童年的美好往事，听着熟悉、亲切。

那儿的外婆菜，是用茶叶汁泡制，用炒茶叶的炉子和锅焖出，表皮酥脆，鸡肉不柴，酥而不烂，恰好的口感。吃着，肉香、茶香很好地融合，独特的芬芳，留在口中，上了心头。

这有着窑鸡的香，又有着炸鸡的味，还伴有茶叶的清香，很是回味。

还有那儿的冷碟糟肚片、卤鸭、鱼干，吃着有味，很是下饭，家的味儿，温馨、难忘。

汀州，千年古城的好山水，孕育出来豆腐等豆制品，还有制成多种口味的豆腐干，豆腐的豆香浓郁，还能品出山泉水的清甜。豆腐干、辣、干、香，带着味儿，愈吃愈香，是下酒的小吃。

陇西，那儿的烤羊腿，特有味儿。

烤出来焦黄，撕开又满是汁水，焦香、饱满的口感，再蘸上当地的椒盐、孜然，满满的一口香气，在口腔中绽放，刺激着味蕾，有了大口大口吃肉的欲望，停不下手来……

去过了不少地方，见过了不少风景，吃过了不少美食，好像每一个城市，都藏着一个胃，不尽的美食，我想着一直品下去，行走下去。

